

五代詩歌中的批判意識及其內涵

鄭柏彥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提要

本論文通過第一手詩作的分析，探討五代詩歌中的批判意識。其批判對象主要有「戰爭」、「社會不公」、「士不遇」、「歷史事件」、「人心沈淪」等五類，萌發批判意識的主要根源為社會戰亂動盪，詩人身處亂世卻又士不遇，導致進退出處的情感糾結。當詩人面對「界限處境」的壓迫時，詩歌中便多有批判世局動亂與社會不公平的文句。而詩人不僅批判這個亂象，並由於個人情性、際遇之差異衍生出不同的處世態度，其處世態度就是「越界」的嘗試，或以「行動越界」、或以「想像越界」。在詩作中可以發現當面臨「界限處境」時，詩人嘗試以期待「遇」作為「越界」至「太平」的路徑，若無法以「遇」來「越界」時，便將「越界」行為轉移至邈

居五湖，也這時便由「想像越界」轉向於「行為越界」。不過詩人隱居之後，仍亦有可能無法排遣其內心中的「道德焦慮」，無法忘懷致太平的理想。然而，由於外在壓迫根源難以改變，所以「越界」之路往往通向失敗，使詩人陷入了一個困境循環而難以自拔。本論文最後便通過詩作分析，建構出五代詩歌中批判意識的思考模型。

關鍵字：

五代詩、越界、界限處境、戰爭、覺醒、出處進退、仕隱

一、問題導出

批判乃理性思維的產物，這意味著批判必須先經由對某事物的理性思考，故批判是人類所獨有之能力，其他動物並不具備這項能力特質。不過，若人類安於某事物便不會對該事物加以批判，因此批判是建立在對某事物全部或部分的不認同，而此處的不認同乃根源於個體之意識型態。當發現某事物之表現不合乎內在預存意識型態時，便可能產生批判之意識，進而出現批判之行為。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內在預存意識型態雖可能幫助我們批判，也有可能抑止批判的產生。例如當預存意識型態是認同帝制時，便會安於帝制，若社會出現反帝制的行為時，這

些認同帝制者反而會對之產生批判。但是正如我們所知的，意識型態會隨著時間或其他因素而改變，當意識型態出現重大改變時，可以稱之為「覺醒」。如帝制雖行之數千年，但今日反對帝制之意識型態已普行於社會大眾，因此認同帝制反而會遭致批判。又如某些社會底層的人民本安於現狀，卻因媒體廣泛報導貧富差距，內心萌生出對現狀的不滿、或對階級差異、世襲制度的質疑，這也是一種「覺醒」。當「覺醒」後，或許會通過文字抒發憤懣，或者以某些行動改變現狀，或者被迫於忍受現狀，這些都是有可能的選項。無論做何選擇，當「覺醒」時，便表示個體已產生批判意識。林安梧先生有云：

必須從瓦解中展開批判和治療，才可能調適而上遂於道，任由存有之道彰顯自己。¹

林先生此處雖是中國哲學的觀點，但仍提供一個思考進路，其所言「瓦解中展開批判和治療」即是「覺醒」的過程，瓦解舊有觀念，重構出新觀念；「調適而上遂於道，任由存有之道彰顯自己」正是「覺醒」的結果，是批判者面對生命所做出的理性思維或行為。

當瀏覽中國甚至世界文學的歷史，會發現「覺醒」是成

¹ 林安梧，《人文學方法論：詮釋的存有學探源》（台北：讀冊文化，2003年），頁206。

就偉大文學的重要因子。而中國數千年的朝代更迭，總是外患不斷、內亂不停，僅有少數幾個盛世太平，回顧中國歷史幾乎可以和戰亂劃上等號，因此書寫亂離之作品如汗牛充棟。不過，在正統文學史觀的籠罩下，人們的焦點多集中在已建立的文學正典上，「偏統」則有待建立，如胡適《白話文學史》乃至於現代學界對於俗文學史、民間文學史的研究也都是試圖建立另一個有別於雅文學的統系。然而，在雅文學的統系中，也仍有許多朝代與文體被忽略，如龔鵬程對於「偏統文學史」的建構便是眼光的轉向²，其內容有些可歸於雅文學，有些則可歸於俗文學。其論說確當與否非本文之重點，只是以此觀念為借鏡，思索中國古代文學中較少被關注的部分，五代十國詩人便是雅文學中相對被忽略的部份，也可視為一個「偏統」的進路。

在文學史書寫中，縱然有描述五代詩人之篇章，但總非焦點，其位於唐、宋之間，卻鮮少被加以比較或繫連。主要為 1977 年何金蘭先生《五代詩人及其詩》、2009 年香港學者羅婉薇《逍遙一卷輕——五代詩人與詩風》兩部專著針對五代詩進行全面性的探討。何先生先述題材、體製、風格，後羅列重要作家分論；羅先生則以題材為綱，論述不同題材

² 龔鵬程對於偏統之見可詳見龔鵬程，〈文學史的研究〉，收於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建構與反思：中國文學史的探索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 年），上冊，頁 79-85。

之源流、風格，此皆為重要之前行研究。³何、羅兩位先生之作已經將五代詩的題材、特徵的內涵進行條理分析，本文的觀察即建立在兩者的成果之上，但將研究焦點聚焦於「批判意識」，以有別於兩位先生之不同意見。在兩部專著相隔的三十餘年中，雖間有單篇或學位論文⁴，不過在量上仍然有限，遠不及五代詞研究的興盛。顯示此一時期的詩作研究仍未受到相當之關注。於是，我們將以前行研究成果為基礎，將眼光鎖定於這個戰亂頻仍的時代，探討這些偏統詩人如何面對這段離亂歲月，分析其批判意識與內涵。

對於五代詩之上下限之斷定，學界有不同看法，如《五代詩話》、《全五代詩》上限斷在唐昭宗一代詩人，傅璇琮則認為應訂在唐僖宗光啟元年（885），因為這時「割據之勢已成」，下限是否入宋則尚有爭議。⁵本文界定的五代詩人，乃

³ 何金蘭，《五代詩人及其詩》（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77年）；羅婉薇，《逍遙一卷輕——五代詩人與詩風》（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9年）。

⁴ 專著另有張興武，《五代作家的人格與詩格》（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單篇論文如賀中復，〈五代十國的溫李、姚賈詩風〉收於《陰山學刊》第1期（1996年），又〈論五代十國的宗白詩風〉收於《中國社會科學》第5期（1996年）。博士論文如賴玉樹，《晚唐五代詠史詩之美學意識》（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3年）。碩士論文如王淑芬，《唐五代詩格的意境論研究》（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年）；鄭佳惠，《晚唐五代詠史組詩研究》（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年）。

⁵ 詳見張興武，〈論五代詩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的位置〉，收於《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2卷第3期（1995年5月）。

以清代李調元所編之《全五代詩》以及陳尚君所編《全唐詩補編·全唐詩續拾》⁶中的五代部分為範圍為主，然李調元所編有許多錯誤與疏漏，或詩人應納入而不入，或不應入而入。本文於不應入而入者，已做初步汰選，有爭議者，會另加註說明。李調元之編雖略有闕漏，但以可見五代詩人、詩作之大概，故後僅以陳尚君之〈全唐詩續拾〉中的五代部分補《全五代詩》之闕。本文通過地毯式閱讀，將相關詩作摘出。不過為了行文流暢與篇幅考量，推論時僅舉數例為證，餘者錄其詩家名、詩名、出處備考。

本論文之基本假定為：「詩歌為詩人內心之反映」，故在文中並不特別區分詩歌、詩人兩者之異；研究方法則採「一般方法」，主要通過分析、歸納、分類、綜合等進行論證推導。先經由鳥瞰式的閱讀，對詩作的概況有基本掌握，然在閱讀過程中已先有分析與歸納存乎一心，成為書寫論文的前理解；然後，將詩作之批判對象進行歸納與分類，分析其探討其意識的外顯現象與隱含之意義，其中援引弗雷勒（Paulo Freire）對於「批判意識」、「壓迫現象」的理論成果進行文本深層分析，然此處援用，弗雷勒之說僅著重於相關概念的取用，而非理論的全盤套取；最後，整合相關意見，綜合提

⁶（清）李調元編，《全五代詩》（臺北：鼎文書局，1973年）。以下詩作多出於此。若為陳尚君之〈全唐詩續拾〉中的五代部分，則另標示〈全唐詩續拾〉與頁碼。表明出於陳尚君輯校，《全唐詩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出對五代詩作批判意識的總體理解。

二、批判之對象及其創作狀況

通過詩作的閱讀，可以看出五代詩作中的批判對象相當廣泛，從個人際遇到家國社會，從當世情狀到歷史事件兼有之，主要集中在「戰爭」、「社會不公」、「士不遇」、「歷史事件」、「人心沈淪」等五個議題。這些議題並非五代所特有，但是通過分析詩作中所反映之議題，可以讓我們對於這個被相對忽略的詩世代有更深入的认识。以下先分述其詩作批判對象的分佈狀況，以昭明其現象，其後再進一步分析其內涵。

（一）以「戰爭」為批判對象

戰爭是五代詩人的主要批判對象，從黃巢之亂（875-884）起，唐末陷入戰爭、割據的動亂時期。然在此之前，人民已經因土地兼併、賦稅沈重而紛紛流亡。⁷此時如陸龜蒙、皮日休等詩人對此有強烈的批判。

然而，隨著黃巢之亂以及緊接而來的藩鎮戰爭，其對人民產生之壓迫更較稅賦苛沈來得嚴重。黃巢亂後，朱溫等藩鎮開始相互攻伐，直到西元 907 年後梁立時，整個唐末都在

⁷ 詳見俞兆鵬，〈論黃巢起義的歷史作用〉，收於《南昌大學學報（人社版）》，第 31 卷第 3 期（2000 年 7 月），頁 114-115。

戰亂中度過。⁸這時詩人有的隨朝代更迭入梁，有的因戰亂避居各國，他們因眼見國事傾危以及戰爭殺伐所造成的死傷與離亂，而產生極大的震撼，便在詩歌中加以批判。李山甫⁹〈兵後尋邊·三首之二〉中便鮮明呈現詩人對於戰亂的批判，其詩云：

旗頭指處見黃埃，萬馬橫馳鶻翅迴。劍戟遠腥凝血在，山河先暗陣雲來。角聲惡殺悲于哭，鼓勢爭強怒若雷。日暮卻登寒壘望，飽鴟清嘯伏屍堆。¹⁰

在這首詩中以對比的手法描寫殺伐之景，前六句敘述戰爭之激烈，末二句轉以望見「鴟」之「飽」對比戰後戰場的寂靜無人，也以屍骨成堆回應前詩的戰爭慘烈。韋莊的〈又聞湖南荊渚相次陷沒〉中有「屍填漢水連荊阜，血染湘雲接楚波」之詩句¹¹、〈憫耕者〉中亦有「如今暴骨多於土，猶點鄉兵作戍兵」之語¹²，皆是在描述戰爭的景況。此外，齊己〈送

⁸ 此時期戰亂極多，有黃巢亂、軍亂、宦官亂，有藩鎮討賊勤王、相互攻殺。可詳見（宋）歐陽修著，（宋）徐無黨注，《新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1-11。

⁹ 據李調元所說李山甫應為梁初時人，其云：「山甫咸通中累舉不第，梁初依魏博、羅宏信及其子紹威幕府為從事。」，《全五代詩》上冊，頁77。

¹⁰ 《全五代詩》上冊，頁83。

¹¹ 《全五代詩》中冊，頁669-670。

¹² 同上注，頁692。

人赴官〉「兵荒經邑里，風俗久凋殘」¹³寫出了戰亂之後人丁凋零、文化殘破的狀況；錢珣之詩亦有戰後殘照，其〈江行無題之四十三〉云：

兵火有餘燼，貧村纔數家。無人爭曉渡，殘月下寒沙。

14

「數家」與「無人爭」刻寫了兵燹後的零落，以「殘」、「寒」映襯出冷清蕭索。無論是李山甫、韋莊描繪戰爭場景或是齊己、錢珣敘寫戰後景況，都是以戰爭為對象提出批判。

這些以戰亂為主要批判對象的詩歌，佔了這些詩人具有批判意識的詩歌之絕大部分，說明此時期詩人是較關心戰亂所造成的現象，這與中晚唐詩人著重在民生疾苦有所不同。因此所謂的五代十國「宗白」詩風，在這點上是繼承白居易反應社會現實的精神，然在實際的側重面確有所不同，這是由於所處時代不同，因此所關注的議題自然也有異。不過反映現實本就是古典詩歌的主要功能之一，非白居易所獨有，如漢魏樂府中著名之〈東門行〉、〈平陵東〉等皆帶有反應現實的功能特徵、表現。因此應該說五代具有批判意識的詩歌，是承繼詩歌反應現實的傳統，而以白居易為較近的典範。

關懷對象上的差異會影響到表現手法，白居易的諷諫精

¹³ 《全五代詩》下冊，頁 1369。

¹⁴ 《全五代詩》上冊，頁 106。

神表現在詩歌上即會產生諷刺的手法。然五代這類批判離亂的詩歌，並不具有「諫」的條件，因為諷諫需要有一個可諫的對象，然在唐末五代的亂世，並沒有一個明主足以改變這個現象，因此無法通過諷諫的手法，達到改變社會的目的。所以五代詩人在面對戰亂時，少以諷諫的方式，多選擇直截的批判，來抒發心中的不平，在敘述鋪陳上都採直接的描寫，感情的表達也相當的明白。由於意見、情感的表達都相當的明白清楚，所以在用字遣詞上也不會採用硬語僻典，以免阻塞意見、情感表達的流暢度。¹⁵如李山甫的〈兵後尋邊〉

¹⁵ 這種平暢的敘述手法，有學者認為是宗白所致，賀中復云：「由白居易詩的多方面反映社會現實，走向集中揭露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與政治昏暗，作詩『務趨條暢』（《唐音癸籤》一〇卷），並演其為五代一派詩法。在這方面導夫先路的當推『香山之替人』（鄭方坤：《五代詩話例言》）韋莊，羅隱亦屬同道，如就韓入閩後詩以『頓趨淺率』而『逗宋格』看，或亦趨近於此。這些早年曾作豔詩的名家，在時代大潮強烈衝擊下宗白新變的突出特點是兼由李商隱入門學杜甫，在白、杜詩風的融合中求創新。韋莊在黃巢起義軍破長安時作詩描述親友相失、強藩異心，韓被貶出朝所作『昌言直斥』禍國黨人，無不從個人痛切感受出發暴露當朝社會政治的昏亂並間或嘲諷。在撮聚白詩之間適情趣和杜詩『魚吹細浪搖歌扇』的筆法，把絕句體推向精工境地的同時，更顯突出的是同得杜、白之『直遂』，以周詳明直、語近情深反撥溫、李詩的曲隱晦澀。特別是韋莊名篇〈秦婦吟〉、〈陪金陵府相中堂夜宴〉、〈觀浙西府相畋游〉以及曾被誤為白作的〈南陽小將張彥頤口鎮稅人場射虎歌〉等，汲取白居易〈秦中吟〉、〈琵琶行〉、〈長恨歌〉的敘事筆調和白描手法，寓諷諫於描寫，融抒情於敘事，在白詩層層展開、步步推進法的基礎上形成依次抒寫、條貫流暢、通淺平易的新風，以下開一派詩法而影響了中朝符彥卿、西蜀盧延讓和南唐徐鉉、鄭文寶等多人。」參見賀中復，〈論五代十國的宗白詩風〉，收於《中國社會科學》第5期（1996年）。賀氏所舉〈陪金陵府相中堂夜宴〉、〈觀浙西府相畋

三首，此三詩直接描述戰場殺戮，批判戰時農器為兵器，血流成河的景象，雖由此訴己志之不得，然批判重點在於戰場之兇險，非己身之不遇。¹⁶又如杜荀鶴¹⁷〈題所居村舍〉：

家隨兵盡屋空存，稅額寧容減一分。衣食旋營猶可過，賦輸長急不堪聞。蠶無夏織桑充寨，田廢春耕犢勞軍。如此數州誰會得，殺民將盡更邀勸。¹⁸

此詩直皆批判動亂時，民賦繁重，朝不保夕之情況。

以「戰爭」為批判對象在《全五代詩》與《全唐詩補編·全唐詩續拾》中尚可提舉出相關詩作約九十餘首，約二十七位詩人，請參照附錄一：以「戰爭」為批判對象之詩作列表。

（二）以「社會不公」為批判對象

這類詩作所批判的現象，雖然與時局不安有密切關係，但其批判的不是戰亂，而是貪官污吏、富人的劣行及一般百姓的所受到壓迫。如唐彥謙〈宿田家〉中所言：

游〉、〈南陽小將張彥瑛口鎮稅人場射虎歌〉都非批判戰亂之詩。

¹⁶ 《全五代詩》上冊，頁 83。

¹⁷ 杜荀鶴（846-904，一說 907），杜荀鶴不曾入梁，一說晚唐入梁，朱溫稱帝後五日杜亡，然不管何者為是，都非經歷後梁多年之詩人，但杜見證了唐末離亂，藩鎮割據，因此不管入梁與否，其共同關懷與五代前期詩人相同，因此於此將他納入，或許正因為他與五代詩人有共同關懷，李調元在編書時，也將他納入五代後梁。

¹⁸ 《全五代詩》上冊，頁 60。

落日下遙峰，荒村倦行履。停車息茅店，安寢正鼾睡。
忽聞扣門急，云是下鄉隸。公文捧花押，鷹隼駕聲勢。
良民懼官府，聽之肝膽碎。阿母出搪塞，老腳走顛躓。
小心事延款，倉餘糧復匱。東鄰借種雞，西舍覓芳醕。
再飯不厭飽，一飲直呼醉。明朝怯見官，苦苦燈前跪。
使我不成眠，為渠滴清淚。民膏日已瘠，民力日愈弊。
空懷伊尹心，何補堯舜治。¹⁹

唐彥謙以詩史式的筆法，鮮明敘寫官吏橫行、人民受迫的情況，「扣門急」、「駕聲勢」、「不厭飽」、「直呼醉」傳達吏橫，「懼官府」、「肝膽碎」、「糧復匱」、「小心」、「借種雞」、「覓芳醕」、「燈前跪」鮮活的寫出吏訪民宅時，人民為恐惹禍而竭盡全力奉承之窘況，「民膏日已瘠，民力日愈弊」更是唐彥謙有感而發的沈重呼喊。這種苛政在杜荀鶴〈傷硤石縣病叟〉詩中亦有呈現，詩云：

無子無孫一病翁，將何筋力事耕農。官家不管蓬蒿地，
須勒王租出此中。²⁰

詩中雖未明言，但已可體會其隱約之意：老翁或有子孫，然因戰事徵召致使膝下無人奉養，如此寂寞貧病又無力可耕、無田可種，卻依舊無法逃離苛政之害。

¹⁹ 《全五代詩》上冊，頁 171。

²⁰ 同上注，頁 70。

但是，讓詩人憤慨的除了苛政外，更重要的是不公，如張孜〈雪詩〉批判社會貧富差距，詩中細細描寫大雪天的長安豪貴家，在「搗椒泥四壁」、「到處爇紅爐」的宅中，有著「暖手調金絲，蘸甲斟瓊液」與「醉唱玉塵飛，困融香汗滴」的富貴氣象，全詩十二句，以前十句極力刻寫豪富之奢與安逸，僅於最後兩句提出「豈知飢寒人，手腳生皴劈」，但足以凸顯強烈對比與滿溢的忿忿之情。²¹這種對比手法，也出現在唐彥謙〈題證道寺〉一詩中，詩云：

彎環青徑斜，自是野僧家。滿澗洗巖液，插天排石牙。

爐寒餘柏子，架靜落藤花。記得逃兵日，門多貴客車。

22

前六句看似寫寺之景貌、靜謐，但在末兩句寫出富貴人家避兵役的舉措，和緩平淡的語調卻構築出強烈的批判之意。

此外如李山甫〈曲江之二〉、秦韜玉〈貴公子行〉批判社會貧富差距；孟賓于〈公子行〉批判富家子弟對農民的欺壓、曹松〈貽世〉言富者不義；王貞白〈田舍曲〉批判貪官對人民的壓迫、宋光嗣〈判內門捉得御廚雜使衙官偷肉〉批判官吏之貪污、曹松〈商山〉批判官欺民者；韋莊〈官莊〉則批判制度不合理；另有符彥卿〈知汴州作〉批判守邊將領

²¹ 同上注，頁 93。

²² 同上注，頁 174。

喜好女色一事。²³

這些相關詩作在《全五代詩》和《全唐詩補編·全唐詩續拾》中尚可摘得二十餘首，僅批判戰亂之詩的四分之一強，請參照附錄二：以「社會不公」為批判對象之詩作列表。

（三）以「士不遇」為批判對象

此類詩主要在批判人才在亂世中之不遇，雖然人才之不遇是由於世局動盪，但批判戰亂者強調的是局勢的動亂，此類則是會強調人才不遇，或由戰亂引伸人才不遇。如前引唐彥謙〈宿田家〉詩中即有「空懷伊尹心，何補堯舜治」的感嘆，同樣的感嘆在沈彬²⁴〈結客少年場行〉詩中亦可見，其云「片心惆悵清平世，酒市無人問布衣」²⁵，又王貞白〈長安道〉中云：「如何貧書生，只獻安邊策」²⁶，道出了少年布衣、貧賤書生擁有滿腹之志卻無可發揮的惆悵。杜荀鶴的〈長林山中聞賊退寄孟明府〉詩云：

一縣今如此，殘民數不多。也知賢宰切，爭奈亂兵何。
皆自干戈達，咸思雨露和。應憐住山者，頭白未登科。

²³ 詳細出處參見「附錄（二）」。

²⁴ 《全五代詩》收沈彬於吳，誤。沈彬於南唐時仍任官，故應歸為南唐詩人。

²⁵ 同上注，頁 367。

²⁶ 同上注，頁 480。

此處一如前節所引之詩，提及了戰亂之世殺伐沈重，但更重要的是因戰亂而阻塞士道，讓許多有志或有能力之士沒有機會一展所長，只能隱居住山。

此類尚可摘得十六首，與批判戰亂者差距更多，請參照附錄三：以「士不遇」為批判對象之詩作列表。

（四）以「歷史事件」為批判對象

此類是詠史詩的一種，但這類詩中除感懷外，也隱含著強烈的批判意識。也多從歷史戰爭中加以興發，如齊己〈看金陵圖〉中云：

六朝圖畫戰爭多，最是陳宮計數訛。若愛蒼生似歌舞，隋皇自合恥干戈。²⁷

此詩從「戰爭多」點出了六朝輪替的面目，「若愛蒼生似歌舞」一句更直接批判陳國國君的荒誕，因忽略治國貪圖享受，賦予了隋文帝興兵的正當性。另如，李山甫〈上元懷古之二〉：

爭帝圖王德盡衰，驟興馳霸亦何為。君臣都是一場

²⁷ 同上注，頁 25。

²⁸ 《全五代詩》下冊，頁 1469。

笑，家國共成千載悲。排岸遠檣森似槩，落波殘照
赫如旗。今朝城上難回首，不見樓船索戰時。²⁹

李山甫從「德盡衰」、「亦何為」指出歷史輪替的必然，突顯出戰爭興亡的荒謬本質，「一場笑」、「千載悲」寫出輪替的哀愁，從「森似槩」、「赫如旗」到「難回首」則是對於過往戰爭、歷史更迭的長吁一嘆。

這類詩歌尚可摘得十二首，請參照附錄四：以「歷史事件」為批判對象之詩作列表。

（五）以「人心沈淪」為批判對象

此類詩為批判人心之貪慕榮利、深沈或迷而不覺。如杜荀鶴〈感寓〉詩云：

大海波濤淺，小人方寸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30

又如徐夤〈詠錢〉詩云：

多蓄多藏豈足論，有誰還議濟王孫。能於禍處翻為福，解向讎家買得恩。幾怪鄧通難免餓，須知夷甫不曾言。朝爭暮競歸何處，盡入權門與倖門。³¹

²⁹ 《全五代詩》上冊，頁 85。

³⁰ 同上注，頁 68。

³¹ 《全五代詩》下冊，頁 1240。

又如鄭遨〈偶題〉之二：主要批判世人迷而不覺。

帆力劈開滄海浪，馬蹄踏破亂山青。浮名浮利過於酒，醉得人心死不醒。³²

〈感寓〉通過海枯之比喻，深刻敘寫出人心的深沈；〈詠錢〉與魯褒〈錢神論〉有相應之處，主在用諷刺手法敘寫錢之功能；〈偶題〉則是批判名利。這三首都不是批判戰亂的批判詩作，在表現手法上便如賀中復所言，可以明顯看到宗白的痕跡，用諷刺（未必是諷諫）、平易、白描的方式書寫。

這類詩歌為數不多，尚可摘得十首，請參照附錄五：以「人心沈淪」為批判對象之詩作列表。

至於五代的後三十年間，由於如杜荀鶴、羅隱、韋莊、貫休……等等由唐入梁或見證唐末戰亂詩人相繼過世，因此宴遊、歡樂之態與閒愁呻吟之語充斥詩壇，已難見五代前期的所展現的批判意識。

三、批判意識的生成與越界

「瓦解中展開批判和治療」即是「覺醒」的過程，人們對於現實世界認同到瓦解，再到試圖改變，便是由「不覺」到「覺」的心理轉變。在這個過程中，可以進一步分出「生

³² 《全五代詩》上冊，頁 210。此詩有版本作杜光庭之〈傷時〉。

成」與「越界」兩個重要轉折。「生成」如字面義，指批判意識在心中的萌發；「越界」則是援用弗雷勒的概念，指的是人類面臨「界限處境」的否定或制約時，朝向更人性化的存在界限移動。³³此處的「界限處境」指：

非我們能力所可能改變的處境，包括了 1. 死亡、2. 苦痛、3. 掙扎（struggling）、4. 罪惡感（guilt）。
這些都是所有人類無法逃避的共同處境。³⁴

將此四個「界限處境」置觀於五代十國烽火連天的時代背景中，可以合理推斷人類是會更頻繁的面對「死亡」、「苦痛」、「掙扎」、「罪惡感」等四個處境。因此，由「不覺」到「覺」，由「生成」至「越界」的心理轉折，便頻繁的出現在抒發情志的詩歌之中。

以下，我們便以批判意識的「生成」與「越界」兩個論點，來針對上一節的成果進行分析。而由上節所述，可以看出五代十國詩人面對世局動盪、貪官豪強欺凌，人民生命財產難保的情況，都有極深刻的體會，故其詩歌多數是批判世局動亂與社會不公平的現象。五代詩人不僅批判針砭亂象，更進一步對離亂的現狀有所感傷，並由於個人情性、際遇之

³³ 詳見（巴西）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方永泉譯，《受壓迫者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3年），頁83。

³⁴ 詳見黃藹，《雅斯培》（臺北：東大出版社，1992年），頁110。

差異衍生出不同的處世態度。

因五代詩人批判對象集中於「戰爭」、「社會不公」、「士不遇」，故以下的分析便以此三者之例為主。我們可以從杜荀鶴詩論起，如〈旅泊遇郡中叛亂示同志〉云：

握手相看誰敢言，軍家刀劍在腰邊。遍搜寶貨無藏處，亂殺平人不怕天。古寺拆為修寨木，荒墳開作甃城磚。郡侯逐出渾閒事，正是鑒興幸蜀年。³⁵

又〈亂後逢村叟〉云：

經亂衰翁居破村，村中何事不傷魂。因供寨木無桑柘，為著鄉兵絕子孫。還似平寧征賦稅，未嘗州縣略安存。至於雞犬皆星散，日落山前獨倚門。³⁶

在這兩首詩中，杜荀鶴強力批判戰爭所帶來的社會亂象：強奪民財、殺害平民、強制徵兵、重稅等，無一事不傷魂。當時人民是受壓迫者的身份，僅能「握手相看誰敢言」，因為「軍家刀劍在腰邊」，這樣一種深深的無安全感，充溢在杜荀鶴的詩中。然而，杜荀鶴已經意識到被壓迫的現實，這是源於他眼見被壓迫的經驗。這是批判的起點，正如保羅·弗雷勒所言：「受壓迫者的鬥爭開始於他們認知到自己的人性過

³⁵ 《全五代詩》上冊，頁47。

³⁶ 同上注，頁43。

去一直受到摧殘。」³⁷可以想見「軍家刀劍」的威權壓迫、「不怕天」的瘋狂，就在「獨倚門」的獨思惆悵中一一浮現。雖然無法看到「不覺」到「覺」的過程，但可以看到「批判意識」的「覺醒」，那是來自於對現實環境的不滿。

而在張蠊〈獻所知〉中，則可以看到面對戰爭的「界限處境」所引發的「越界」想像：

跡熟荀家見弟兄，九霄同與指前程。吹噓漸覺馨香出，夢寐長疑羽翼生。住僻驂騑皆識路，來頻鸚鵡亦知名。登龍不敢懷他願，只望為霖致太平。³⁸

張蠊並不是為了己身士不遇而感嘆，而是為了改變所面臨的「界限處境」，「太平」即是「越界」的目標。這說明了他仍有濟民的胸懷，因此會進一步的批判亂世中的不遇，從作品中可察覺積極入世有所為的念頭，這也是「越界」行為的特徵。那麼「太平」這個「越界」的目的地是什麼呢？杜荀鶴〈獻新安于尚書〉中有描述：

九土雄師竟若何，未如良牧與天和。月留清俸資家少，歲計陰功及物多。四野綠雲籠稼穡，千山明月靜

³⁷（巴西）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方永泉譯，《受壓迫者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頁 50。

³⁸《全五代詩》中冊，頁 708。

干戈。行人耳滿新安事，盡是無愁父老歌。³⁹

杜荀鶴眼見新安的「綠雲籠稼穡」、耳聽「無愁父老歌」，突顯出「靜干戈」這個「太平」的重要特徵。在這首詩中更揭示了治與為的重要，而治與為主要來自於人才的選用。但「士不遇」是這個時代士子的普遍處境，由此衍生的苦痛、無力感在在壓迫著他們。也就是說，他們的「界限處境」是難以通過「遇」來化解，如王貞白〈長安道〉便說到當時「不問賢與愚，但論官與職」的時代風氣，使有志之士難有成就，故其發出長嘆：「如何貧書生，只獻安邊策」，李山甫〈兵後尋邊〉也有「胸中縱有銷兵術，欲向何門說是非」⁴⁰的感嘆。但「如何」、「欲向何門」都仍是停留在想像，正如前引張蠊有「只望為霖致太平」之語，「只望」也非具體作為，都是一種「遇」的想像，也就是一種「想像越界」。但由之可以引發一個思考：這種想像在現實中無法達到，難道不會被現實的無力回天驚破？

由是，我們可以發現在五代時，因為「界限處境」難以通過「遇」來化解，所以會另尋出路，如羅隱對戰亂有所批判（參見「附表（一）」，計有 7 首），然在他的詩中則出現對於改變現狀而不得的調適，如〈京中晚望〉：

³⁹ 另如〈獻池州牧〉亦有「遠聞仁政旋還鄉」之語，詳見《全五代詩》上冊，頁 55、53。

⁴⁰ 同上注，頁 106。

心如野鹿跡如萍，謾向人間性一靈。往事不知多少
夢，夜來和酒一時醒。⁴¹

心如野鹿的徬徨，行跡如萍的不定，引發羅隱對人間一命的徬徨感，但能如何呢？只能在酒醒迷醉中浮沈。在〈曲江春感〉中更標明了出世之思，其云：

聖代也知無棄物，侯門未必用非才。一船明月一竿
竹，家住五湖歸去來。⁴²

詩句中將聖代的「無棄物」與侯門的「未必用」進行對舉，引出歸隱的詩旨。詩句中的「五湖」即應為范蠡乘輕舟以浮於五湖的典故，有著不如歸去的念想。另外如張喬⁴³〈江行夜雨〉中云：「夢殘燈影外，愁積葦叢邊。不及樵漁客，全家住島田。」⁴⁴也從士不遇的嘆息轉入漁樵之思，但隱居也無法改變外在社會家國處境，這樣的「越界」一樣會面臨到殘酷現實的籠罩。這種「越界」不是一種「想像越界」，而是通過隱遯逃避的「行為越界」。

⁴¹ 《全五代詩》下冊，頁 1090。另如〈寄前戶部陸郎中〉（P.1043）、〈臨川投穆中丞〉（P.1050）、〈送光祿崔卿赴闕〉（P.1069）

⁴² 《全五代詩》下冊，頁 1031。

⁴³ 「唐咸通中與許棠、鄭谷、張蠡諸人同號十哲。」（《全五代詩》上冊，頁 335。）故可知張喬入五代，至南唐昇元中猶在，故列入之。

⁴⁴ 《全五代詩》上冊，頁 340。

四、越界的想像

揣想有朝一日能夠「遇」的「想像越界」，或者隱居的「行為越界」，都是想要超越自身面對「界限處境」的困結限制，正如弗雷勒所云：

必須對於壓迫的成因有著批判性的認知，如此才能透過改造行動，創造出一種新的情境，讓更完整之人性的實現能更加可能。⁴⁵

但是我們也不禁要問：「想像越界」是真的「越界」嗎？雖然說出的本身就是一種心理學式的療癒，但面對依然無解的問題要如何療癒呢？再者，隱逸逃避的「行為越界」創造出新的情境了嗎？真的能夠獲得撫慰與安頓嗎？

知識份子在面臨時代社會難以逆轉、超越的「界限處境」中，出現「集體焦慮」的現象，這種「集體焦慮」來自於自身的生命與財產權的朝不保夕，更來自於治國、平天下的責任感。對己身生命、財產的焦慮可以通過隱居避世來「越界」；但面對來自於儒家精神文化傳統的「道德焦慮」，卻讓他們無所遁逃。因此一旦當社會時代的「界限處境」無法改變時，依靠想像或隱避行為是否真的可以「越界」？這樣的「越界」真有其效果嗎？

⁴⁵ 同上注，頁 77。

綜觀五代詩歌，便會發現當面臨「界限處境」時，詩人嘗試以想像以「遇」作為「越界」至「太平」的路徑，若無法以「遇」來「越界」時，便將「越界」行為轉移至遯居五湖。抑或隱居之後，仍亦有可能無法排遣「道德焦慮」，無法忘懷致太平的理想。也就是說一位詩人並非只有一種處世態度，出世與入世兩種態度可能會在同一位詩人上看到，這是「越界」的嘗試、失敗、轉向、失敗再轉向的循環。如江喬有〈自謫〉的出世，也有〈宿江叟島居〉的入世。⁴⁶王貞白有〈長安道〉的入世，也有〈洛陽道〉的出世。⁴⁷在某些詩作中，更可看到兩種心態的拉扯，如杜荀鶴〈亂後歸山〉中云：

亂世歸山谷，征輦喜不聞。詩書猶滿架，弟侄未為軍。
山犬眠紅葉，樵童唱白雲。此心非此志，終擬致明君。

48

在杜荀鶴的詩中「亂世歸山谷，征輦喜不聞」表達出因戰爭

⁴⁶ 〈自謫〉：「每到花時恨道窮，一生光景半成空。只應抱璞非良玉，豈得年年不至公。」《全五代詩》上冊，頁 357。〈宿江叟島居〉「一家煙島隈，竹裏夜窗開。數派分潮去，千檣聚月來。石樓雲斷續，澗渚雁徘徊。了得平生志，還歸築釣臺。」《全五代詩》上冊，頁 340-341。

⁴⁷ 〈洛陽道〉喧喧洛陽路，奔走爭先步。唯恐著鞭遲，誰能更回顧。覆車雖在前，潤屋何曾懼。賢哉只二疏，東門掛冠去。《全五代詩》上冊，頁 480

⁴⁸ 《全五代詩》上冊，頁 29。

的避居情狀，但「此心非此志，終擬致明君」又傳達出入世之思。這不單是心靈上的矛盾衝突，更是為脫離「界限處境」所推想之「越界」作為。然而在「終擬」一詞，我們看到了指向未來的意義，這是人生的樂觀積極面，也才是在困頓時代真正能夠帶領知識份子心靈「越界」的重要關鍵。

從張蠊〈亂中寄友人〉詩也可以看到相同的心態，其詩云：

別來難覓信，何處避艱危。鬢黑無多日，塵清是幾時。
人情將厭武，王澤即興詩。若便懷深隱，還應聖主知。

49

在戰亂年代，不知何時才能達到太平，但仍然寄託於未來，故云「將厭武」；另外，從「懷深隱」、「聖主知」也可看出「遇」的「越界」念想。杜荀鶴〈贈李鐔〉詩亦可見之，其詩云：

君行君文天合知，見君如此我興悲。祇殘三口兵戈後，才到孤村雨雪時。著臥衣裳難辦洗，旋求糧食莫供炊，地鑪不暖柴枝濕，猶把蒙求授小兒。⁵⁰

這首詩以直述的筆法進行敘寫，杜荀鶴因見到李鐔困窮的境

⁴⁹ 《全五代詩》中冊，頁 700。

⁵⁰ 《全五代詩》上冊，頁 39。

況而感到悲傷，李鐔連最基本的食、衣、住都無法維持，生活條件極差。然而，會導致李鐔如此生活的直接原因便是兵戈，由於戰火席捲天下，百姓因此受難。就詩中李鐔而言，他既有死亡的威脅，又有飢寒生活的苦痛，兵燹世界成為了他的「界限處境」；就杜荀鶴而言，他看到眼前李鐔苦痛與掙扎的「界限處境」後，與本有的理性心靈發生衝突，產生了「覺醒」，「生成」一個意識，就是對於「戰爭」的批判，由此而生的具體舉措就是作詩。杜荀鶴細細分析了戰爭的慘狀，也試圖在烽火歲月中重構自己的心境，並將李鐔的舉措——「猶把蒙求授小兒」做結語，展現出放眼未來之希望，這不但是杜荀鶴的越界也是李鐔的「越界」，但這個越界雖然是通過教學行為而來，但它仍是一種想像、一種寄希望於未來的想像。弗雷勒說道：

由於他們可以覺知其自身，以及世界，人類乃存在於一種被限定和自身自由的辯證性關係之中。當他們將自身與其所客觀化的世界分離開來，當他們將其自身從其活動中分離開來，當他們從自身及其與世界、他人的關係中尋求其抉擇的定位時，人類就克服了那些限制著他們的界限處境。一旦人們覺知到這些界限處境乃是其解放的束縛與障礙，這些處境便會從背景中浮現出來，而顯露其本質——既有現實的具體歷史面向。人類乃以朝向否定現況、超越現況的越界行動來

面對這類挑戰，而不是被動地接受既定現實。⁵¹

從這段話可以得知：人們會尋求抉擇的定位、試著克服「界限處境」，而非接受既定現實。雖然，時代社會現狀是不可逆、難以改變，詩人仍會以「否定現況」、「超越現況」的方式來面對。時代的悲劇僅能侵其身，而無法蝕其志，「批判」或「覺醒」仍未能平撫界限處境帶來的壓力，故詩人會朝向更人性化的處境邁進。現實既不可逆，舊秩序既以潰散；那麼只有超越至未來，期許新秩序的生成。因此，他們對於戰亂的禍害是具體實感的，對於未來的創造也不再是存在於想像世界，而是「越界」行動的一環，在展望未來這點來說，也是具體實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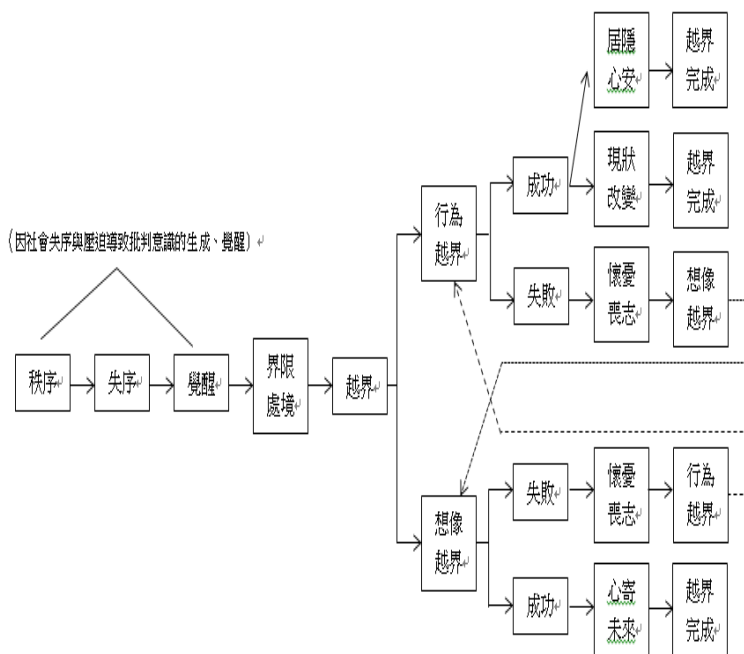
五、結論

本文以第一手詩作的分析，探討五代詩人的批判意識。從上文歸納結果來看，其批判對象主要有「戰爭」、「社會不公」、「士不遇」、「歷史事件」、「人心沈淪」等五類，萌發批判意識的主要根源為社會戰亂動盪，詩人身處亂世卻又士不遇，導致進退出處的情感糾結。通過詩作，已經分析出批判意識由「生成」、「壓迫」到「界限處境」乃至於「越界」的

⁵¹（巴西）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方永泉譯，《受壓迫者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頁 80。

轉折。當詩人面對「界限處境」的壓迫時，詩歌中便多有批判世局動亂與社會不公平的文句。而詩人不僅批判這個亂象，並由於個人情性、際遇之差異衍生出不同的處世態度，其處世態度就是「越界」的嘗試，或以「行動越界」、或以「想像越界」。但「想像越界」表面上似乎提供了心理層面的撫慰，但「遇」的想像是不能改變現狀的，現實依然無解，真正的療癒又如何可能呢？因此，我們無法單純的將詩人面對「界限處境」的「越界」行為，用「出世」與「入世」來進行簡單歸納。

在詩作中可以發現當面臨「界限處境」時，詩人嘗試以期待「遇」作為「越界」至「太平」的路徑，若無法以「遇」來「越界」時，便將「越界」行為轉移至遯居五湖，也這時便由「想像越界」轉向於「行為越界」。不過詩人隱居之後，仍亦有可能無法排遣其內心中的「道德焦慮」，無法忘懷致太平的理想。也就是說一位詩人並非只有一種態度，出世與入世兩種態度可能會在一位詩人上看到，這是「越界」的嘗試、失敗、轉向、失敗再轉向的循環。通過本文的分析，可以將五代詩人的「批判意識」建立出一個思考模型，以圖式呈現如下：



以上的圖式的簡單說明如下：當秩序狀態已經失序造成壓迫時，詩人的批判意識便會生成、覺醒，而這個失序狀態若又進一步迫使詩人面對「界限處境」，詩人便會嘗試「越界」，來試圖創造一個新狀態。而「越界」本應為改變現狀的行為，所以一旦成功，現狀便會改變，「越界」也就完成。

但這是理想型態，實際上能夠通過「行為越界」來改變現狀者鮮少，即便如辛棄疾、文天祥等直接投身戰場，也多難以回天。五代詩人面對的「界限處境」既然主要來自外在社會的動盪，便不是詩人通過行為可以輕易改變的，因此「行為越界」失敗。失敗的懷憂喪志與「界限處境」持續不斷的壓迫，讓詩人開啟了隱遯的「行為越界」之路，通過隱遯求取個人的心靈安頓，若真能如此，「越界」便完成了。可是身處儒家思維的傳統下，使命感、社會責任的重擔往往讓隱遯的「心安」透顯著「不安」。因此許多詩人在隱居時，仍然心繫天下家國，想要有所做為，如此一來「行為越界」便失敗了，可能又再次進入「想像越界」的循環中，可是當「想像越界」失敗後又可能回歸「行為越界」，詩人便在這樣矛盾掙扎的循環中盡其一生。在社會的大環境難以改變的前提下，較有可能成功的「越界」，便如前述李鐔詩中「猶把蒙求授小兒」的寄託，將新的情境寄託於想像中的未來。

六、附錄

(一) 以「戰爭」為批判對象之詩作列表

作者	首數	篇名
杜荀鶴	9	〈送人宰德清〉、〈寄溫州朱尚書並呈軍倅崔太博〉、〈贈李鐔〉、〈贈秋浦張明府〉、〈亂後逢村叟〉、〈旅泊遇郡中叛亂示同志〉、〈江下初秋寓泊〉、〈亂後書示寄同志〉、〈題所居村舍〉 (分別出於《全五代詩》上冊，頁 30、39、40、43、47、48、55、60)
李山甫	6	〈自嘆拙〉、〈亂後途中〉、〈兵後尋邊〉三首、〈司天臺〉(分別出於《全五代詩》上冊，頁 79、83)
王穀	1	〈苦熱行〉(出於《全五代詩》上冊，頁 116)
張喬	3	〈江樓作〉、〈青鳥泉〉、〈將歸江淮書〉(分別出於《全五代詩》上冊，頁 337、338、339)
沈彬	2	〈入塞曲〉二首(P.364)、〈萍鄉春晚寓居之二〉「花替殘紅草綠深……。」(分別出於《全五代詩》上冊，頁 364，《全唐詩續拾》頁 1384)

朱存 ⁵²	1	〈烏衣巷〉（出於《全唐詩續拾》頁 1392）
韋莊	11	〈賊中與蕭韋二秀才同臥重疾二君尋愈余獨加焉恍忽之中因有題〉、〈贈薛秀才〉、〈南遊富陽江中作〉、〈和鄭拾遺秋日感事一百韻〉、〈湘中作〉、〈又聞湖南荆渚相次陷沒〉、〈睹軍迴戈〉、〈聞再幸梁洋〉、〈旅次甬西見兒童以竹槍紙旗戲為陣列主人叟曰斯子也三代沒于陣思所襲祖父讎余因感之〉、〈憫耕者〉、〈壺關道中作〉（分別出於《全五代詩》中冊，頁 641、642、644-645、649-651、667、669-670、671、674、688-689、692、693）
張蠙	3	〈薊北書事〉、〈弔萬人塚〉（分別出於《全五代詩》中冊，頁 704、715）
唐求	1	〈邊將〉（出於《全五代詩》中冊，頁 725）
貫休	5	〈湖頭別墅〉、〈避寇上唐臺山〉、〈懷高真動〉、〈士馬後見赤松舒道士〉、〈避地記高蟾〉（分別出於《全五代詩》中冊，頁 771、778、793、800）
灼灼	1	〈題絕之二〉「策馬暫尋原上路……」出於《全五代詩》中冊，頁 857-858）

⁵² 陳尚君將朱歸於南唐。（《全唐詩續拾》頁 1392-1393）。

歐陽彬	1	〈復為翰林作〉(出於《全五代詩》下冊,頁 1546)
韋轂	1	〈傷哉行〉(出於《全五代詩》中冊,頁 891)
江遵	2	〈戰城南〉、〈詠酒之一〉「九醞松醪一曲歌……」(分別出於《全五代詩》中冊,頁 949、950)
裴說	3	〈旅行聞寇〉、〈岳陽兵火後題僧舍〉、〈亂後偷路入故鄉〉(分別出於《全五代詩》中冊,頁 964、965)
錢易	1	〈南兵〉(出於《全五代詩》中冊,頁 1006)
羅隱	7	〈亂後逢友人〉、〈汴河〉、〈送魏校書兼呈曹使君〉、〈秋日泊平望驛寄太常裴郎中〉、〈江都〉、〈淚〉、〈故都〉(分別出於《全五代詩》下冊,頁 1024、1032、1035、1042、1070、1091-1092)
韓偓	6	〈亂後春日經野塘〉、〈避地〉、〈八月六日〉四首(分別出於《全五代詩》下冊,頁 1155、1157、1162)
黃滔	1	〈壬癸書歲情〉(出於《全五代詩》下冊,頁 1269)
林寬	2	〈塞上還答有人〉、〈和友人賊後〉(出於《全五代詩》下冊,頁 1310)
詹琲	1	〈永嘉亂衣冠南渡流落南泉作憶昔吟〉(出於《全五代詩》下冊,頁 1321-1322)
齊己	14	〈苦熱行〉、〈岳陽道中作〉、〈贈劉五經〉、〈寓

		言〉、〈送人赴官〉、〈寄松江陸龜蒙處士〉、〈亂中聞鄭谷吳延保下世〉、〈丙寅歲寄潘歸仁〉、〈寄華山司空圖〉、〈夏日荊渚書懷〉、〈秋夕寄諸姪〉、〈寄盧岳僧〉、〈寄上顏〉、〈寄王振拾遺〉（分別出於《全五代詩》下冊，頁 1347、1361、1362、1364、1369、1380、1385、1388、1404-1405、1408、1415、1421、1468，《全唐詩續拾》頁 1345）
文丙	1	〈漢東道中〉（出於《全五代詩》中冊，頁 924）
卿雲	1	〈送人遊塞〉（出於《全五代詩》中冊，頁 929-930）
曹松	5	〈塞上行〉、〈弔北邙〉、〈林下書懷寄建州李員外〉、〈己亥歲〉兩首（分別出於《全五代詩》上冊，頁 309、313、317、331）
王仁裕	1	〈戮後主出降詩〉（出於《全唐詩續拾》頁 1345）
錢珝	2	〈江行無題之六〉「晚來漁父喜……。」、〈江行無題之四十三〉「兵火有餘燼……。」（分別出於《全五代詩》上冊，頁 103、106）

（二）以「社會不公」為批判對象之詩作列表

作者	首數	篇名
杜荀鶴	3	〈傷硤石縣病叟〉、〈田翁〉、〈鷓鴣〉（出於《全

		五代詩》上冊，頁 70、71、73）
李山甫	1	〈曲江之二〉「江色沈天萬草齊……。」（出於《全五代詩》上冊，頁 83）
張孜	1	〈雪詩〉（出於《全五代詩》上冊，頁 93）
秦韜玉	1	〈貴公子行〉（出於《全五代詩》上冊，頁 132）
唐彥謙	2	〈宿田家〉、〈題證道寺〉（出於《全五代詩》上冊，頁 171、174）
符彥卿	1	〈知汴州作〉（出於《全五代詩》上冊，頁 218）
孟賓于	1	〈公子行〉（出於《全五代詩》上冊，頁 472）
王貞白	1	〈田舍曲〉（出於《全五代詩》上冊，頁 480）
韋莊	1	〈官莊〉（出於《全五代詩》中冊，頁 688）
宋光嗣	1	〈判內門捉得御廚雜使衙官偷肉〉（《全唐詩續拾》頁 1543）
廖融	1	〈贈王正己〉（《全唐詩續拾》頁 1489）
齊己	3	〈猛虎行〉、〈西山叟〉、〈晚夏金江寓居答友生〉（出於《全五代詩》下冊，頁 1346、1352-1353、1403-1404）
趙損	1	〈廢長行辨其惑於無益之戲而不恤民也〉（出於《全五代詩》中冊，頁 922）
羅隱	1	〈金錢花〉（出於《全五代詩》下冊，頁 1100）
林寬	1	〈曲江〉（出於《全五代詩》下冊，頁 1313）

顏仁郁	1	〈農家〉（出於《全五代詩》下冊，頁 1319）
曹松	1	〈貽世〉、〈商山〉（出於《全五代詩》上冊，頁 310、332）

（三）以「士不遇」為批判對象之詩作列表

作者	首數	篇名
翁承贊	1	〈萬壽寺牡丹〉（出於《全五代詩》上冊，頁 10）
劉贊	1	〈贈羅隱〉（出於《全五代詩》上冊，頁 14）
褚載	1	〈投節度邢公〉（出於《全五代詩》上冊，頁 16）
杜荀鶴	6	〈送黃補闕南遷〉、〈長林山中聞賊退寄孟明府〉、〈江南逢李先輩〉、〈卜第東歸將及故園有作〉、〈秋日湖外書事〉、〈亂後逢李昭象敘別〉（出於《全五代詩》上冊，頁 22、25、27-28、45、52、58）
李山甫	2	〈送李秀才入軍〉、〈貧女〉（出於《全五代詩》上冊，頁 89）
沈彬	1	〈結客少年場行〉（出於《全五代詩》上冊，頁 367）
王貞白	2	〈長安道〉、〈洛陽道〉（出於《全五代詩》上冊，頁 480）
羅隱	1	〈出試投所知〉（出於《全五代詩》下冊，頁 1038）

曹松	1	〈言懷〉（出於《全五代詩》上冊，頁 330）
----	---	------------------------

（四）以「歷史事件」為批判對象之詩作列表

作者	首數	篇名
李山甫	3	〈上元懷古之二〉「爭帝圖王德盡衰……」、〈望思臺〉、〈代崇徽公主意〉（出於《全五代詩》上冊，頁 85、92）
王穀	3	〈玉樹曲〉、〈後魏行〉、〈惆悵詩之九〉「陳宮興廢事……。」（出於《全五代詩》上冊，頁 115-116、117、118）
秦韜玉	1	〈讀五侯傳〉（出於《全五代詩》上冊，頁 133）
王貞白	1	〈出塞曲〉
江 遵 （一作汪遵）	1	〈細腰宮〉（出於《全五代詩》中冊，頁 952）
齊己	2	〈江令石〉、〈看金陵圖〉（出於《全五代詩》下冊，頁 1402、1469）
徐夔	1	〈陳〉（出於《全五代詩》下冊，頁 1234）

（五）以「人心沈淪」為批判對象之詩作列表

作者	首數	篇名
杜荀鶴	2	〈感寓〉、〈過巢湖〉（出於《全五代詩》上冊，頁 68、70）
鄭遨	2	〈題霍山秦尊師〉、〈偶題之二〉「帆力劈開滄海浪……。」（出於《全五代詩》上冊，頁 209、210）
羅隱	3	〈空城雀〉、〈錢〉、〈題袁溪張逸人所居〉（出於《全五代詩》下冊，頁 1013、1018、1064）
韓偓	1	〈桃林場客舍之前有池半畝木槿櫛比闕水遮山因命僕夫運斤梳沐豁然清朗復睹太虛因作五言八韻〉（出於《全五代詩》下冊，頁 1146）
徐夤	1	〈詠錢〉（出於《全五代詩》下冊，頁 1240）
黃滔	1	〈寄友人〉（出於《全五代詩》下冊，頁 1259-1260）

參考書目

（一）古籍

（宋）歐陽修著，（宋）徐無黨注，《新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清）李調元編，《全五代詩》（臺北：鼎文書局，1973

年)。

陳尚君輯校,《全唐詩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二) 現代學術論述

1. 專書

(巴西)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方永泉譯,《受壓迫者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3年)。

林安梧,《人文學方法論:詮釋的存有學探源》(台北:讀冊文化,2003年)。

張興武,《五代作家的人格與詩格》(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

黃藹,《雅斯培》(臺北:東大出版社,1992年)。

羅婉薇,《逍遙一卷輕——五代詩人與詩風》(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9年)。

2. 單篇論文

俞兆鵬,〈論黃巢起義的歷史作用〉,收於《南昌大學學報(人社版)》,第31卷第3期(2000年7月)

張興武,〈論五代詩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的位置〉,收於《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2卷第3期(1995年5月)。

賀中復，〈五代十國的溫李、姚賈詩風〉收於《陰山學刊》

第1期（1996年）

賀中復，〈論五代十國的宗白詩風〉，收於《中國社會科學》第5期（1996年）。

龔鵬程，〈文學史的研究〉，收於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建構與反思：中國文學史的探索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年），上冊。

3. 學位論文

王淑芬，《唐五代詩格的意境論研究》（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年）。

何金蘭，《五代詩人及其詩》（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77年）。

鄭佳惠，《晚唐五代詠史組詩研究》（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年）。

賴玉樹，《晚唐五代詠史詩之美學意識》（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3年）。